

· 葉文欽 ·

## 我所尊敬的王時鼎學長

### 前言

王時鼎學長是「空軍氣象訓練班」第九期畢業的校友。氣象訓練班是因應對日抗戰，空軍作戰及執行任務急需氣象資料，當時氣象人員很少且來自民間。當時的「航空委員會」，就責成中央航校氣象教官（兼氣象臺臺長）劉衍淮博士，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於雲南昆明的一所「空軍軍官學校」內創立時稱的「空軍測候訓練班」；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年遷班至四川成都鳳凰山。民國三十六至三十八年間王時鼎等一行和七、八及十期學長受業於此，當時是空軍氣象訓練班（直屬空軍訓練司令部）的最盛時期。氣象班九期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一日畢業，因國共內戰，當時空軍主力已先移轉到臺灣各機場，絕大部分（六十五位）同學直接分發到臺灣報到（只有四位留校當助教），氣象班也於當年十二月播遷到高雄岡山，初期在官、通兩校遊走，民國四十九年因官校改制為四年，遂編制在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所以王時鼎學長等九期校友畢業來臺也滿六十周年了。

雖然九期學長均已年過八十好幾，但抗戰時逃難、剿匪時讀書，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真槍實彈（與敵人）打過仗，但兩岸對立也過了一甲子；好在民國七十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政府開放探親，運氣好的老兵回去得見到爹、娘等親人，有的還見到已老的髮妻和不會謀面的子女。王時鼎學長已在臺落地生根，但其子現在到大陸發展事業，他也可放心地常回老家探望。而王學長始終對「氣象事業」情有獨鍾，從學校受訓到部隊服務、轉氣象局

工作、退休當顧問、也曾兼任大學教職，至今已超過一甲子，精神實在可佩！

### 王學長的學術成就

我是從通校氣象班二十二期畢業分發桃園後，主動到臺北空軍氣象中心想認識王學長。近四十年來所見的王學長變化不大，還是頭髮很短、精神很好、鄉音無變、著述不停……。王學長自認是一位幸運的人，有今天的成就，他很滿意。這些除有貴人相助，最主要還是他自己累積下來的「資本」，這就是他從事研究的著作所形成的學術成就。一份蒐集到二〇〇〇年分成八類的著作目錄就達一百六十一篇（本），連同非氣象專業的文史回顧文章，至目前總數當超過兩百篇以上，王時鼎學長真是個「著作等身」的作家，在氣象班歷屆畢業的校友中，他可是第一名，而的確他也創了很多第一。

王時鼎學長的著作主要發表在：空軍的「氣象預報與分析」、氣象局的「氣象學報」、氣象學會的「大氣科學」、國內外各種研討會的「論文彙編

」、國科會的「研究報告」及一本本退休後在氣象局當顧問的「颱風專題研究專書」；文史回顧文章則刊登在氣象學會的「會刊」及同鄉會刊物上。王時鼎學長投入最多心血研究的是「颱風」，特別是臺灣地形對侵臺颱風的路徑、強度、風雨分布影響，不少研究成果除為學界所引用，還轉化為中央氣象局的網頁，對氣象界的預報作業很有幫助。此外，對於影響臺灣天氣變化的各種天氣系統、天氣類型、區域環流、自然季節、衛星雲圖應用、中小尺度天氣現象……等等，王學長均有投入撰文，對於從事天氣預報實際作業的人，王時鼎學長的文章幫助非常的大，這也是我當初一到氣象部隊服務，就主動想要認識王學長的主要原因。

王時鼎學長畢業的第四年（一九五三）就有論文正式發表，最多的一年（一九八六）達九篇，次之（一九九〇／一九八三／一九七七）有八篇，再次之（一九八四／一九八二）有七篇，這樣的論文年產量是相當驚人的，而事實上也是「論文發表」改變了王時鼎的一生。王學長從成都畢業就直接被分到臺灣的松山機場，因為寫了氣象文章，受到當時空軍氣象中心魏元恆主任的賞識，將他調到氣象中心服務（直到升任主任內退休）。氣象中心的資料豐富，進而有機會與後任的徐應璋主任一起發表論文，特別是有關中央山脈地形對颱風影響的文章。這方面的論文對單位和個人產生了影響，一為國科會在民國六十年代，對空軍氣象中心「颱風研究團隊」的大力支持，對王學長而言，這「研究主題」一直延續到退伍之後轉任到中央氣象局；另一是他個人代表空軍氣象圈最早獲得國科會獎助金的補助，更重要的是受到旅美學人張捷遷（CIC Chang）院士的賞識，主動向國科會推薦，使王時鼎學長成為空軍氣象人員中第一位接受國科會獎助到美國（華府天主教大學）進修獲得碩士學位（後續者為曲克恭學長、俞家忠學長……）。王時鼎學長學成歸國又回氣象中心工作，這時「功力」已不可同日而語，除為氣象中心颱風研究團隊成果寫了一篇較理論的「颱風侵襲時臺灣海島對風場分析與預報之影響」報告外（後來發表在「大氣科學」第二



民國七十四年王時鼎榮獲國家最高科技人才獎接受行政院長頒獎表揚。

民國八十二年王時鼎（左二）及九期學長們返成都鳳凰山母校參觀回憶往事。



期上／一九七五）；另外個人以半年的時間，主持完成一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亞洲極地高壓生成發展與臺灣地區寒潮中期預報」。也許王學長運氣真的很好，因為他正好碰到（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次中心高達一〇八二毫巴極為強烈的極地高壓實例，一般冬季的極地高壓，中心到達一〇六〇毫巴就算很強了，說真的，以後我沒再見過達到一〇八〇毫巴的高壓出現過。

以後王學長在空軍氣象中心每年都有個人的研究計畫，他擔任中心主任時，主持最後的一個專題研究計畫是：「臺灣近海颱風運動及強度預報法」，我當時是這計畫的兼任助理，曾和王主任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親見委託黃榮鑑博士以「水工模型」做的流體實驗，從快速攝得的照片中，分析出颱風接近、通過臺灣時路徑的各種變化。民國六十六（一九七七）年處理過當年以強風著稱的「賽洛瑪」、「薇拉」兩颱風之後，王學長決定從空軍氣象中心主任提前退休，並轉到中央氣象局工作。

可到六十五歲退休），這個計畫當時沒能在空軍完成，到氣象局繼續研究到一九八〇年才印成專書，但算空軍氣象中心研究報告成果的第十八號，這研究成果成為王學長一生最大的榮譽之一，得到民國七十四（一九八五）年行政院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獎（現稱總統科技獎）的表揚，是到目前惟一獲獎的氣象人。

到中央氣象局之後，民國七十（一九八一）年與同學鄭俠完成的第一本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是：「臺灣天氣自然季節與冬季反常天氣之研究」。在氣象局工作期間，是王學長學術生涯的高峰期，研究論文及專題報告大量的出版，這與他在氣象局籌備並擔任第一任科技中心主任有關；另外常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也很特別。以後雖六十五歲從公務員生涯退休，氣象局還是禮聘王學長擔任顧問，主持「颱風專題研究」計畫，每年所印出的成果報告，均是厚厚的一大本，多達三、四百頁，當然王學長也感謝辦公室團隊們的努力，特別是跟了十幾年的鍾孝林（十二期學長），及大力支持他的歷任中央氣象局的局長們。

#### 王學長與大陸氣象界的關係

國共內戰後，中國政府也分裂為二，到今年正好六十周年。到三十八年後的民國七十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國民政府才正式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之後各種往來、觀光、交流……自然也活絡起來。兩岸氣象界在民國八十三（一九九四）年，因慶祝同根源的氣象學會七十周年，才完成（三月／十月）雙向互訪交流，當年十月北京行，王學長是大陸方面少數指定的受邀人之一。

王時鼎學長自認是幸運的人，因為早在民國七十一（一九八二）年馬尼拉的颱風會議，他就是國內五位代表團的成員之一，除見到大陸「中央氣象局」新任局長鄒競蒙（當時是兩岸最高層級的政府官員見面），還認識他的浙江老鄉陶詩言教授，陶教授的父親在空軍服務，和其兄、弟全家人當時均在臺灣，王時鼎回國後透過同鄉會，為這家人接上聯絡的管道；民國七十二（一九八三）年德國漢堡的 IUGG 國際會議上，大陸代表團團長葉篤正院士

（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動透過旅美學人廖國男教授（後來選上中央研究院院士）認識王學長，並出席王時鼎學長有關：「The effect of the mountain range in Taiwan on the behavior of typhoons: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的專題報告；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在澳洲布里斯班的國際颱風會議上，王學長又認識大陸氣象學會祕書長光宜；民國八十（一九九一）年四月王學長首次返鄉尋親後到北京參訪，除拜會已認識的氣象學人，大陸有關人士特安排王時鼎，在中國氣象局的國家氣象中心作兩場有關「地形對颱風影響」及「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的專題學術報告；民國八十五（一九九六）年大陸氣象學術界，為葉篤正院士八十華誕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王時鼎學長提供論文由我代為提報；民國八十八（一九九九）年，大陸為北京大學李憲之教授（昆明時期曾在氣象班當教官）九十五歲出版祝壽論文集，王學長除捐款助印並提供一篇內容豐富的論文發表。總之，王時鼎學長與大陸氣象學術、作業及學會方面的關係友誼相當友好。

#### 王學長對人的態度及人生觀

王時鼎學長是一位不適合當官的人，他對部下及學弟們沒有長官的派頭，也不會以長官自居，一向視我們為小老弟，對每一位學弟都說：「你們很了不起」，實在使我們汗顏。他對母校、親人、老師、長官、同學都存有感恩的心，其為人耿直，對鄉親、同學的事都非常投入，我們氣象班的一些事蹟能保存下來，王時鼎學長的功勞很大，像氣象班主任劉衍淮七十大壽的紀念冊，氣象班九期畢業六十周年，他就非常用心地為同學們留下一本完整的紀錄「今生今世」，除為每位同學留下小傳並蒐集全家福照片，令我非常感動，這就是「立言」，至少為每位同學的家族留下寶貴的記憶。想當初，從四川成都的學校一畢業，大家隻身來臺，在這裡成家立業，個個都真成了「爺爺」。

人生過六十、八十、一百是大事，達百歲人瑞不易，現在醫學發達又有全民健保，能過八十享受人生大有人在，但以學術成就就可以出具水準的「論



文集」或「論文選集」的，氣象班的畢業校友當中，以王時鼎學長最夠資格，他不只發表夠水準的學術論文，且其量也夠擇優選取；王時鼎學長為浙江（或永康）同鄉會及氣象學會的會刊，也留下不少可貴的資訊、史誌。王學長的人生是樂觀的，因他有感恩的心及回饋的想法，回老家為鄉親、小學捐款或氣象界奉獻，能不能如願達成，他說：「就盡力吧！」

九期學長是空軍氣象班校友中最輝煌的一期，影響軍中氣象事業也比較深遠，他們在軍中從上尉到中將都有，出了一位氣象班主任、兩位氣象聯隊長、三位氣象中心主任、天氣中心主任也有好幾位，還有一位中將主任，其中一位雖是上尉，卻為MII氣象博士，深深影響國內早期民間大學的氣象教育，培養後來國內民間氣象界的著名教授和重要主管。我看了九期學長名單，與之共事或見過面者達二十五位，比我們期上的同學（十二位）多了一倍以上，依曾待過單位順序為：氣象班（黃啓明、徐天樂、嚴夢輝、唐聿雲）；第三天氣中心（夏蔚群）；第五天氣中心（應思妙）；空軍氣象中心（王時鼎、朱乃光、周文廉、林財旺、俞家忠、莫立德、羅季康）；第八天氣中心（饒昌言）；中央氣象局（李白華、沈鵬、趙友夔、鄭俠）；民用航空局（林鞠情、祝鴻鵬）；其他（彭立、李文章、林碧初、賴端、汪之義）。這二十五位當中相處最久的是王時鼎學長和俞家忠學長，主要是他們兩位退休之後，還一直沒忘情於氣象工作，都當了中央氣象局的顧問，而我從空軍氣象中心退伍之後，一直在氣象學會工作，因這關係使我常和他們見面；在北京和成都參訪時，也見到他們留在大陸的同學汪之義。

常聽王學長提及他的同學還有幾位，但因很早退伍或不在氣象單位服務，所以不會見面。或許他們畢業時人也算多，又絕大部分都來到臺灣，以後成家立業，同學及家屬之間的聯繫往來也比較頻繁，未能成家者，大家也能在晚年時互相照應，就我個人所知，王時鼎學長除學術成就外，對他的同學們的確也盡了很多的心思和精力。

## 站在金門火線上

砲彈如雨點落下，  
翻起每一寸泥土，  
八二三砲戰慘烈景象歷歷在目，  
彼時金門幾被窒息。  
爾後，臺灣海峽空戰獲勝  
料羅灣搶灘運補成功，  
八英吋巨砲之有效反制，  
終使戰火停止。

如今，站在金門火線上，  
嗅不到火藥味，  
八二三紀念館，開放著戰爭密碼；  
各地觀光人潮蜂擁而至，  
探索迷宮式的太武山坑道，  
驚歎擎天廳之雄偉，  
爬上古寧頭砲臺，瞭望彼岸共軍陣地。

「毋忘在莒」石刻前，  
聚焦著鎂光燈媚眼，  
美侖美奐的莒光樓，  
放射著誘人魅力。  
街頭商店，兩岸貨品琳瑯滿目，  
貢糖、高粱酒飄著，  
和平交流，淹沒戰爭氣息。